

唐武德贞观年间唐朝与两蕃的关系

王 帅 王沪越

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130123

摘 要: 两蕃是位于唐朝东北部的契丹与奚族。唐武德年间两蕃依附突厥,与唐朝处于敌对状态。贞观年间,唐朝消灭东突厥,两蕃脱离突厥控制,依附唐朝。唐朝在两蕃之地,设置松漠和饶乐两都督府,将两蕃纳入到唐朝国家行政体系中。

关键词: 唐朝;契丹;奚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Tibet in Zhenguan period of Tang Dynasty

Shuai Wang

Wang Huyu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Jilin Province 130123

Abstract: The Two Tibetan people are the Khitan and Xi people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 of the Tang Dynasty. During the reign of Tang Wude, the two Tibetan attached to the Turks and were in a hostile state with the Tang Dynasty. During the Zhenguan period, the Tang Dynasty destroyed the East Turkks, and the two Tibetan were out of Turkic control and attached to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Tang Dynasty, we set up songmo and Raoole in the two kingdoms, and incorporated the two states into 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Tang Dynasty; Khitan; Xi

隋朝时两蕃臣服突厥,大体上与隋朝保持相对和平的状态。契丹出现了内附隋朝的部落,开皇四年“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將軍”^[1]，“开皇末,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1]但契丹依然在突厥的管辖之下“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吐屯潘垓统之。”奚族在开皇十三年亦遣使朝贡“契丹、奚、霫、室韋並遣使貢方物”^[1],但奚族与隋朝关系比较暧昧“或通或绝,最为无信”^[1]。

一、唐高祖武德年间两蕃与唐的关系

隋朝末年中原大乱,各割据势力争相臣服突厥,以换取突厥的支持增强自身实力,“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皆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1]唐高祖太原起兵之时,亦派刘文静出使始可汗请求兵马的援助,甚至向突厥称臣“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2],以此来维持双方的和平关系。突厥势强唐朝势弱的局面,直接影响了武德年间两蕃对唐朝的态度,不再是隋朝时和平状态,开始不断的侵扰唐朝北边疆。武德

二年,契丹入寇平州;武德三年,突厥处罗可汗分兵四路南侵唐朝,其中突利可汗与“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3]武德六年,高开道和奚族骑兵两次侵犯幽州,分别被王洗击、突地稽击退。总而言之,高祖在位九年期间,两蕃和唐朝总体处于战争状态。

在武德年间两蕃也有朝贡,甚至归顺唐朝,接受唐朝册封的官职。武德四年,契丹别部孙敖曹派使者请求内附,唐高祖“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2];武德六年,契丹首领咄罗遣朝贡。同时奚族也在武德年间遣使朝贡,但无具体的史料记载。两蕃朝贡并不是向唐朝示弱,而是一种同时在突厥、唐朝两面押宝,双面下注的策略。两蕃处于突厥、唐朝的中间地带,整体实力弱于唐、突任何一方,就导致两蕃不得不随着唐、突整体实力的变化,依附强势的一方。

武德年间,两蕃朝贡和接受唐朝任命的官职,主要根据唐突双方强弱来决定。武德三年,突厥处罗可汗兵临晋阳,并州总管李仲文不敢阻挡,处罗“留伦特勒,

使将数百人，云助仲文镇守，自石岭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1]，后任总管刘世让用计生擒伦特勒。同为武德三年，梁师都引领突厥、稽胡兵攻灵州，总管段德操“击破之，斩首千余级”^[2]唐朝大获全胜。同年突厥派使者支援王世充，途中被潞州总管李袭誉擒获斩杀，战果丰厚牛羊万计，武德四年王世充被秦王李世民所灭。这些战事的胜利，直接影响了契丹分支部落首领孙敖曹对唐的态度，接受唐朝任命的辽州总管，也说明此时两蕃内部产生了分歧。

武德年间，唐朝不断击退突厥的入侵，消灭突厥支持的割据势力，向两蕃展示了自身的军事实力，促使两蕃特别是契丹内部，对唐朝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由敌对唐朝臣服突厥转向内附唐朝状态。但是，统观武德年间唐朝和突厥的战争胜少败多，甚至有全军覆没的战事，如武德八年，颉利率领十万大军，进犯朔州“又袭将军张瑾于太原，瑾全军并没”^[2]故整体处于劣势，且内附契丹也非契丹大贺氏主部落，奚族也不断入侵北部边境。所以武德年间两蕃和唐朝大部分时间处于敌对关系。

二、唐太宗贞观年间两蕃与唐的关系

太宗贞观年间唐和两蕃的关系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武德年间臣服突厥敌对唐朝状态转为两蕃臣服唐朝，开始完全听从唐朝调遣；第二阶段是唐朝在两蕃所在地，设置松漠都督府和饶乐都督府两个羁縻府州，正式建立唐朝对两蕃的管辖。

第一阶段，唐和两蕃关系，两蕃脱离突厥投靠唐朝。这一阶段唐和两蕃关系，与突厥开始衰落到被唐朝灭国，失去对契丹、奚等部落的控制权密不可分。突厥的衰落主要从：突厥与唐的战争、突厥内部因素两个方面体现。

首先，突厥与唐的战争处于不利地位。武德九年七月，颉利率军十万寇武功，京师戒严。八月高祖传大位于唐太宗，同时突厥入寇高陵，被尉迟敬德在泾阳打败。颉利派执失思力作为使者觐见太宗窥探虚实，被太宗囚禁。这与武德年间，突厥使者骨咄禄特勤来到长安“宴于太极殿，奏九部乐，赉锦彩布绢各有差”^[2]形成鲜明对比，说明此时唐朝军事实力已然具备与突厥相抗衡的能力。其后太宗与颉利于渭水上达成盟约，颉利退兵而去，并在九月献马三千匹，羊万口。武德九年突厥的入侵，完全以大败告终，这就让原本臣服突厥的各少数民族部落，开始背弃突厥转向臣服唐朝。贞观元年，突利可汗管辖下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余部皆相率背叛，击走其欲谷设”^[2]，同时奚、霫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投靠唐朝。贞观三年，太宗发五道之兵讨伐突厥颉利可汗。贞

观四年二月，李靖灭突厥；三月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可汗送往京师，标志着突厥正式灭国。

其次，贞观年间突厥内部因素。突厥国内，颉利可汗任用非突厥胡族掌管国内大权，“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岁动，国人患之”^[2]从而导致诸部落有脱离突厥的倾向。同时此时，累年大雪，导致草原牛羊等牲畜冻死，国内补给不足。颉利可汗没有对各部落进行救济，不断加重对诸部落的赋税，导致“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2]的局面。同时，负责统辖两蕃的突利可汗，也随意的征收赋税，导致两蕃对突厥产生怨恨，最终“奚、霫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2]。其次，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之间产生间隙。贞观元年，薛延陀、回纥等部落，赶走突厥的欲谷设。颉利可汗派突利可汗征讨，却大败而归，于是颉利囚禁突利十余日，导致“突利由是怨望，内欲背之。”^[2]贞观三年，突利可汗脱离颉利可汗控制投靠唐朝，突厥内部正式分化。

突厥对附属部落压榨以及突厥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大大的削弱了对两蕃的控制力，为两蕃摆脱突厥控制转向投靠唐朝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贞观二年，契丹首领摩会率领部落投降唐朝，颉利可汗想用梁师都换取契丹，被太宗拒绝。贞观三年，契丹首领摩会再次朝贡唐朝，同年奚族部落投降唐朝。贞观四年，唐朝灭突厥，营州都督薛万淑，派遣契丹酋长贪没折招降东北诸部落，“奚、霫、室韦等十馀部皆内附。”^[3]至此两蕃彻底脱离突厥控制，完全归附唐朝。唐幽州大都督府所属营州的州治柳城，其地在秦汉时属辽西郡。其城西北与奚族接界，北面与契丹接界。唐人称此一带为“辽西”。辽西走廊西邻突厥，东邻高丽，对于唐朝往北扩展空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两蕃虽然归附唐朝，但是唐朝是否完全的掌握了两蕃部落，体现在太宗利用两蕃攻打薛延陀和太宗利用两蕃攻打高句丽这两件大事上。

颉利可汗死后，太宗令李思摩统帅突厥旧部，与薛延陀夷男矛盾日深。贞观十五年，夷男趁太宗封太山，边境空虚派其子大度设攻打李思摩部，李思摩求救于太宗。太宗“诏英国公李勣、蒲州刺史薛万彻率步骑数万赴之。”^[2]同时，太宗令营州都督张俭率“所部骑兵及奚、霫、契丹压其东境”^[3]。两蕃愿意听从营州都督的调遣，从东部威胁薛延陀，表明此时营州都督府已经完全确立对两蕃的管辖。所以，两蕃才愿意听从唐朝命令，攻打继突厥灭亡后强大的薛延陀汗国。

其次是唐太宗征高句丽两蕃跟随唐朝军队一起出战。

贞观十六年，营州都督张俭上告太宗，高丽东部大人盖苏文发动叛乱弑其王王武，立王武兄子王藏为王。太宗想发兵攻打高丽，但不想消耗唐朝已身实力，于是“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扰之^[1]”。高句丽、百济联合攻打新罗，新罗请求唐朝的援助，太宗出三策，其中一条“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辽东，而国可纾一岁，一策也。”^[4]贞观十八年，太宗伐高句丽，下诏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二部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击辽东以观其势”^[3]，十二月再令两蕃分道出击高句丽。上述材料可以充分证明，此时两蕃的军队体系，已经完全的纳入到唐朝管理之下，唐朝可以随时随地的调遣两蕃军队作战。即使唐朝想要用两蕃先去试探高句丽实力，充当先锋部队，两蕃也无法拒绝，证明了唐朝对两蕃的强有力的控制权和影响力。同时，唐朝命令两蕃出击高句丽，也存在着利用两蕃和高句丽的争斗，削弱两方的实力，保持唐朝在辽西地区的军事优势，从而强化对辽西地区两蕃的控制，稳定帝国的东北边疆。事实上两蕃军队并没有阳奉阴违，出工不出力，这一点在太宗从高句丽回朝路过营州，赏赐契丹中可以看出，“太宗伐高丽，至营州，会其君长及老人等，赐物各有差，授其蕃长窟哥为左武卫将军”^[2]。如果两蕃只是出工不出力，太宗为何要进行赏赐，给窟哥正三品的左武卫大将军。

第二阶段，唐太宗置松漠都督府和饶乐都督府，正式管辖两蕃。

在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分别设置松漠都督府和饶乐都督府两个羁縻府州，但是在这之前，唐朝就已经开始设置羁縻州管理部分内附的两蕃部落。武德元年，唐高祖废隋柳城郡，改设营州总管府，管辖辽州、燕州以及柳城县。两蕃活动区域就在此地。首先是对契丹部落设置的州。武德二年以契丹内稽部落置辽州，治燕支城，后侨治营州城中。贞观元年改名咸州。武德四年，契丹别部孙敖曹内附，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贞观二年，以契丹松漠部落置昌州。贞观三年以契丹、室韦部落置师州。贞观十年，以契丹乙失革部落置带州。贞观二十二年四月，以契丹辱纥主曲据部落置玄州，曲据为刺史，受营州都督府管辖。上述乔置州原隶属于营州都

督府，后改为幽州都督府。其次是对奚族部落设置的州。武德五年，析饶乐都督府之可汗部落置崇州，贞观三年更名北黎州，贞观八年复故名。同年，析饶乐都督府置鲜州。

随着贞观二十年，薛延陀被唐朝所灭，北方大漠短时间内再无一个强大的汗国统辖诸少数部族，整个唐朝东北边境各势力要进行一次重新洗牌，此时强盛的唐王朝吸引大量少数部族的投靠，以此来获得唐王朝支持，在势力重组中增强本部族的实力，两蕃自然也在其中。所以在贞观二十二年这一年，契丹和奚族纷纷的彻底内附唐朝，唐朝也趁机将两蕃纳入到唐王朝的中央管理体系之下，从而加强对整个辽西地区的控制权。

贞观二十二年十一月，“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并率其部内属。”^[2]以契丹首领窟哥，赐姓国姓李氏，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府都督、无极县男；以其别帅达稽部置峭落州；纥便部置弹汗州；独活部置无逢州；芬间部置羽陵州；突便部置日莲州；芮奚部置徒河州；坠斤部置万丹州；出伏部置匹黎、赤山二州；大贺氏部落自领一州，各以其酋长辱纥主为刺史，隶属于松漠都督。任命李窟哥为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府都督。以奚族首领可度者，赐姓国姓李氏，为右领军将军兼饶乐都督府都督、楼烦县公，自领一州。以别帅阿会部置弱水州；处和部置祁黎州；奥失部置洛瓌州；度稽部置太鲁州；元俟析部置渴野州，亦各以其酋长辱纥主为刺史，俱隶于饶乐都督。任命可度者为持节六州诸军事饶乐都督府。贞观二十三年，“复置东夷都护府于营州，兼统松漠，饶乐地，置东夷校尉”^[4]东夷校尉一般由营州都督兼任，至此就形成了，营州都督管辖松漠、饶乐两都督府，两都督府管辖各所属州的垂直管理体系，大大加强了唐朝对于辽西地区的控制。同时，唐王朝也彻底的将两蕃纳入到帝国的行政体系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 [1] 隋书·魏征[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2] 刘煦.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4]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